

英国青少年
奇幻冒险小说

灯神之子系列
Children of the Lamp

THE COBRA

KING
OF
KATHMANDU

加德满都 眼镜蛇王

[英] 科尔◎著
计毅 高雪莹◎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英国青少年
奇幻冒险小说



灯神之子系列
Children of the Lamp

THE COBRA
加德满都 KING
眼镜蛇王 OF KATHMANDU

「天」字小书

计毅 高雪莹◎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08-2013-0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德满都眼镜蛇王 / (英) 科尔 (Kerr) 著; 计毅,
高雪莹译. —2版.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8.6

(灯神之子系列)

书名原文: the cobra king of kathmandu

ISBN 978-7-5484-2839-8

I. ①加… II. ①科…②计…③高… III. ①儿童小
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644号

THE COBRA KING OF KATHMANDU: Copyright © 2006 by thynKER LTD

书 名: 加德满都眼镜蛇王

作 者: [英] 科尔 著 计 毅 高雪莹 译

责任编辑: 杨 磊 赵 晶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源画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久利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 (0451) 87900256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1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2839-8

定 价: 32.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加德满都眼镜蛇王

目录

- 序言/1
- 第一章 卡通漫画/18
- 第二章 生日聚会/27
- 第三章 全力以赴/43
- 第四章 双胞胎兄妹/51
- 第五章 班纳曼岛/61
- 第六章 格林·德威士/79
- 第七章 热/89
- 第八章 冰冷的加尔各答/107
- 第九章 来吧,运气! /116
- 第十章 过犹不及/131
- 第十一章 无心之语/139
- 第十二章 神圣卷轴/155
- 第十三章 美好的祝福/170
- 第十四章 寻找护身符/178

- 第十五章 第九条眼镜蛇/189
- 第十六章 冷血/199
- 第十七章 自我启示/215
- 第十八章 逃出生天/230
- 第十九章 货已售出,概不退换/239
- 第二十章 最后的反思/248

加德满都眼镜蛇王





序言

约翰·冈特和菲莉帕·冈特这对双胞胎刚刚在纽约出生几周之后，一连串神奇的故事便开始发生了……

在一个万籁俱寂、众人酣眠的夜晚，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一贯都喜欢在这个时候发生，对不对？发生的地点呢，则是位于伦敦的一栋政府大楼。这是一栋拥有迷人的巨大墙砖的帕拉弟奥^①式的建筑物，坐落于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街道——“白厅^②”之上。著名的黑色大门外站立着一位警察；街道对面则是一栋接一栋的政府办公大楼，一路通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国会大厦，直达泥泞的泰晤士河。

午夜过后，准确地说，是在千禧年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凌晨，唐宁街10号^③万籁俱寂。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独自待在她的房间里，不过她可没有睡着。她正躺在被窝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在安静地看书。她的爸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此时正和她的妈妈在楼下的房间里熟睡。首相的新闻秘书正和一名警卫在楼下办公室里值班，就在内阁会议厅

① 一种欧洲风格的建筑。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1508—1580)为此风格的代表。帕拉弟奥式的建筑主要遵循古罗马和希腊传统建筑的对称思想来进行设计。

② 白厅：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它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称。

③ 唐宁街10号：位于英国首都伦敦西敏区西敏区白厅旁的唐宁街，乔治风格建筑物。英国首相官邸。其设计朴实的黑色木门，缀上白色的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标记。唐宁街10号象征英国政府的中枢，也是英国政治权力的核心之一。

的后面。大约在零点四十分，小姑娘忽然迷惑地皱着眉头，将视线移开了那本小说。她依稀听到了一阵笑声，一阵古怪的女孩子的笑声。就好像是古怪的小调皮弄出来的那种咯咯声一样。

小姑娘把头露出帷帐，仔细地听了一会儿，又把头缩了回去。

我就当作没听见吧。

但是当那阵女孩子的声音再度响起的时候，小姑娘再也没法专心看书了，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把书扔到了一边。

这咯咯声也太吓人了。

小姑娘决定起身检查一下。她裹上了睡袍，打开房门，向走廊望去。那阵咯咯声好像是从她父母的卧室里传出来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可不是我妈妈的笑声。她才不会笑得那么可怕呢。

自从搬到了唐宁街，她甚至从来都没有笑过。

小姑娘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走廊，那阵淘气的咯咯声猛地一下子变得更响亮了，甚至变得有几分邪恶。可是，就在小姑娘推开房门，走进了首相的卧室的时候，那笑声却又突然停止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她的妈妈蜷缩在墙角，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仿佛看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东西。她的爸爸则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双眼紧闭，气喘如牛，好像刚刚狂奔了一番。他看也不看自己一眼，面色惨白，连睡衣都被汗水浸透了，头发就像一团湿漉漉的稻草一样贴在额前。突然，他双目圆睁，浑浊无光的眼球看上去就像一对大理石球，拼命向上翻去，随即又紧紧地闭上了。

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定是这样！

小姑娘的心里居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安慰，直到她的父亲露出了一丝笑

容。但是，与他平时在高兴的时候所露出的那种微笑截然不同，他笑得很奇怪，居然像小狗一样龇着牙。紧接着，小姑娘又发觉房间里的温度也不大对劲儿，整个房间热得像一个大烤箱！她轻轻走到了窗边，打开了窗户，顺手摸了一下暖气，居然是冰冷的！

这真是太奇怪了。

小姑娘转回头看着她的母亲，“妈妈，你怎么了？”她问道。

“我倒没有什么，”母亲紧张地回答道，“是你的爸爸感觉不对劲儿了。”

小姑娘走到了爸爸的身边，俯下身去，用手背轻轻地把泰迪熊阿奇博尔德拨到了一旁，“爸爸，你现在好点儿了吗？”她轻声地问道，仿佛他现在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

爸爸的呼吸声更加沉重了，脸上还是保持那种可怕的、龇牙咧嘴的笑容，随即他睁开了那双绿色的眼睛，用一种很怪异的眼神紧紧地盯着小姑娘，这不禁让她从后背升起一丝凉意。

“别这样，爸爸。这一点儿也不好玩，你已经吓到妈妈了！”

就在这时，她的爸爸又开始笑了起来。不过这并不是他的笑声。从他的嘴里传出来的完全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就好像他的身体里装着另外一个人似的，一个怪异的、完全不受欢迎的，甚至可能要人命的家伙，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爸爸，如果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如果你是想开什么玩笑，那么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因为你干的这些漂亮事儿已经彻底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那双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加上那诡异的咯咯的笑声，使得小姑娘不禁对那个小女孩的声音产生了一丝好奇：听起来那个女孩子并不比自己大多少。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把内政大臣给我带过来！”那个声音说道，“还有伦敦警察厅的厅长、检察官，以及司法部长。我要把那个家伙抓起来扔到伦敦塔里去！马上！就是今晚！刻不容缓！”

“你不能把任何人扔进伦敦塔！”小姑娘回答道，“永远都不可以，绝对不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就让女王和我通电话，”那个声音又说道，“我要制定一条新的法律，就是现在，一条能让我随意抓人并制裁他的法律，就是今晚！”

小姑娘顿时被这句话吓得目瞪口呆。

“还在等什么，你这个蠢丫头？快去！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首相！还有，你现在马上把嘴巴给我合上——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条大金鱼！还是一条傻乎乎的金鱼！就算是一个破闹钟看起来都比你现在的脸蛋更聪明！”

首相的女儿被吓得魂不附体，连头发都立起来了。她赶紧转过身去，试着把头发轻轻抚平。

“喂，金鱼脸！让大家都知道我是认真的！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听到没有，金鱼脸？”

说罢，首相又像个少女似的咯咯地笑了，吓得他的小女儿立刻尖叫了起来！

“小婴儿是世界上长得最古怪的东西。”宁录目不转睛地说。

“我是说，他们是非常非常霸道的，不是吗？”

宁录去纽约看望他刚刚出生的小外甥和外甥女——约翰·冈特和菲莉帕·冈特。此刻，他正站在医院的婴儿床旁，带着一丝近似于恐惧的眼神凝望着这对小双胞胎。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小孩子，这大概是因为他依然还记得自己脏兮兮的、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的婴儿时光吧。这在成熟的灯神当中是很常见的现象，灯神们一般都会拥有强大的记忆力，他们会记得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法忘怀。“很奇怪，不是吗？他们简直和温斯顿·丘吉尔或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一模一样。看看他们流口水的样子还有好斗的架势，更别提他们总想吸引别人注意的可怕嗜好了。”

宁录的姐姐蕾拉，也是一位灯神，她直挺挺地坐在医院的床上，听着她弟弟的那些固执的、越来越恼火的满腹牢骚。而那对小双胞胎似乎感觉到

了他们舅舅的那种近乎苛刻的厌恶之情，开始齐声啼哭了起来，就像一对饥饿的小猫咪似的。

“这对双胞胎啊！”宁录提高了嗓门，试图压过这阵哭闹声，“绝对会成为你的大麻烦的，我亲爱的姐姐。看到这两个小野兽，我就开始相信罗马创立的传说了。罗慕路斯和勒莫斯这对双胞胎就是这样被放在水槽里扔进了台伯河，最后都能被一头母狼和一只啄木鸟救了起来。事实上，他们真的快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尤其是他们挥舞手臂的样子，简直像一对没炸透的大龙虾。”

“你来这儿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蕾拉耐心地微笑着问道，“还是说你大老远从伦敦赶过来，就是为了对我的宝贝们说些粗鲁的话？”

“粗鲁？我？我才没有呢，”宁录抗议着，顺手从地上捡起了一个鞋盒子，“作为他们唯一的舅舅，我为他们带来了灯神族的传统礼物：量身打造的神灯，每人一盏。注意，那可不是马来西亚的锡质的破烂货。它们都是纯银的，是真正的好东西，产自奥斯曼帝国。里面都是为你精心打造的图案。”

“那么，你现在可以把它们都带走了，”蕾拉说道，“我要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而不是去做什么灯神。”

“请说清楚点，蕾拉，”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像我说的那样，”蕾拉说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不行呢？”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亲切的人，”宁录回答道，“可是孩子们却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那种凡夫俗子啊，你明明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能不使用那个词，我会非常感激的。”蕾拉说道。

“凡夫俗子？”宁录喊出声来，“哪里不对了？人类不就是一群凡夫俗子吗，我亲爱的姐姐。灯神的魔力会通过母亲遗传给下一代，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啊。早晚有一天——很有可能是在十到十二年以后，当孩子们长出了智齿——你和爱德华就会不得不面对现实：你们的孩子究竟是谁，到底是什么。他们就是灯神之子啊，蕾拉。”

“忘掉这些吧，我会很感激的，”蕾拉说道，“现在请你离开我们吧，永远。我再也不想和灯神一族有什么联系了。包括你，我的弟弟。”

“好吧，”宁录说到这儿，感到内心有一丝酸楚，“就算你能让孩子们远离灯神，你也永远无法改变孩子们是灯神的事实。”

宁录当天就飞回了伦敦。

当独臂管家格伦倪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宁录刚刚从纽约回到家里，他正在用报纸把那两盏原本要送给约翰和菲莉帕的奥斯曼银灯包裹起来。

“先生，大厅里有一位客人正在等您，”管家格伦倪说道，他说“客人”这两个字的语气，简直就像其他的管家在说什么“猪”啊或是“鬣狗”啊这类词时所用的口吻似的，“他说他迫切希望能和您面谈。”

“他有没有说出他的名字？”

“这真让我说不出口，先生。”

“为什么？难道你的嘴让猫堵住了，格伦倪？”

“我不是那个意思，先生，我是说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你就试着念一下好了。”

“好吧，先生，”格伦倪全神贯注地把嘴唇和舌头都绷得紧紧的，然后念道，“如查尔拉·P. 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

“好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格伦倪，这个名字确实太拗口了。他究竟是什么来意？”

“他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来意，先生。他只是说这危及国家安全。哦，对了，他还说您认识他的父亲——苦行僧莫若甘。”

“你最好快把他请到书房来，格伦倪。”

“好的，先生。”格伦倪一边答应着转身离去，一边心里还犯着嘀咕。

宁录转身把两盏神灯放进了保险柜里，然后起身去见他的拜访者。这位医生已经去世的父亲是斯里兰卡一位著名的圣僧，并且也是宁录的老相识。为了表达对神明的尊崇以及对神圣的苦行僧的敬意，莫若甘曾经用十年的时间坐在一根长杆上，并且用八把匕首插在自己的胸口和后背上。在印度，僧人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些是宁录所无法理解的。也许只

有历经这些苦难才会使圣僧们高兴起来，而宁录是从来不愿妨碍别人高兴的。

在书房，宁录见到了这位矮小的、略有些胖的先生，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条纹礼服，戴着一副墨镜和一块精致的金表。这位医生的举手投足都彬彬有礼，一看便是得益于众多名校的良好教育，比如伊顿公学、格罗顿学校、哈佛大学、伦敦大学以及其他几所院校，诸如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或是加尔各答大学之类。见到了宁录之后，医生深施一礼，并且充满敬意地轻吻了一下宁录的手背。苦行僧莫若甘早就知道宁录是一位灯神，所以宁录猜测苦行僧的胖儿子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随即，医生便直言不讳地开口了：

“请原谅我的唐突造访，伟大的先生，”他说道，“不过，一场关于国家命运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是的，”宁录说着点燃了一根雪茄，“格伦倪已经告诉我了。”

“我开了一家诊所，经营得还不错，就在哈利街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首相的妻子，韦德莫普洱夫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我们成了朋友，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知己。”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局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仿佛吐露出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名流的名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

“那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情。”宁录无动于衷地说道。首相的妻子总是给他留下一一种蠢女人的印象。

“是的，”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回答道，“所以现在是我，而不是首相自己的医生，来面对这个必须要谨慎抉择的生死攸关的局面了。”

“你倒真是引起我的好奇心了。”宁录说着，吐出了一个烟圈，看着它一点点扩散成了大大的、人类耳朵的形状。

“那真是太好了，”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不由自主地注视着那几个耳朵般的烟圈，“太好了！”猛然间他记起来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于是赶紧继续往下说：“先生，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有理由相信首相大人已经被一个灯神控制了，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教一下，看看阁下是否有办法来做一次

驱灵仪式。”

“驱灵？”宁录问道，“你怎么会觉得是一个灯神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控制了首相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一个恶魔？”

“虽然我不如我的父亲，”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说道，“不过，以我对灯神有限的了解来看，我有理由相信她是一个灯神，没错。比如说，首相的卧室，就是现在囚禁着首相的地方，不仅一点儿也不冷，反而十分酷热。我曾在他的嘴边点燃了一根火柴，他不仅没有把它吹灭，反而吮吸起火焰来，就好像是一个从茶碟里吮吸茶水一样。”

“嗯，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比喻，”宁录点头说道，“还有别的吗？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的确注意到一股浓烈的硫黄的味道。”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回答说。

“描述一下当你和首相交谈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说话的？”

“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医生回答，“应该说，那像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的声音。受过教育，美国口音，充满恶意而且出言不逊。她总是向对方发号施令，好像她希望大家都能遵从她的命令，因为这些指示都是从首相的嘴里说出来的。而且每次下达命令的开场白都是一样的：抓住那个家伙，我要把他关进伦敦塔里，我要下令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哦？叫什么名字？就是她想抓的那个人。”

“那不是个普通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外国的，我是说，那不是个英语的名字。喏，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了。”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说着从衣服的口袋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了宁录，名片的背面写着一个名字，“不过我不知道拼写是否正确。”

宁录看着这个名字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把名片塞进了裤子的口袋里。“我们继续，”他说，“你是说，所有的命令都是这样开头的，那她后来又下达什么命令了？”

“当她发觉没有谁会按照她的命令去逮捕那个人之后，她就改变了命令。这些命令好像纯粹就是为了让韦德莫普洱先生难堪似的，把他弄得像

个疯子。比如说，她命令首相的新闻秘书发表一份声明，称如果美国总统不立刻撕毁《独立宣言》然后马上飞到英国向女王宣誓效忠的话，就以叛国罪逮捕他。”

宁录不禁微笑了一下，“这倒是个蛮有趣的主意，”他说，“我还真想看看这样成不成。”随即他思索了一下，“告诉我，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唐宁街10号是不是养着一只猫？”

“一只猫？是的，我想是有一只，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我们需要一只猫来完成这次驱灵仪式。”

“这么说您愿意帮忙了？”

宁录凝望着窗外，微笑着说：“为什么不呢？今天是个驱灵的好日子。”

唐宁街10号的小猫叫作布斯贝，它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猫，有着黑白相间的长毛，最喜欢吃巧克力饼干。如果不考虑它幼鸟杀手的名声的话，它在唐宁街10号还是很受尊重的。除了宁录出现的那个春季的清晨以外，它在唐宁街唯一的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就是有一天它差点儿丧命于美国总统的那辆重达两吨的防弹凯迪拉克的车轮之下。

抵达唐宁街10号之后，宁录没有要求去拜见首相，反而提出先看一看布斯贝。天知道这只猫现在在哪儿，于是医生主动提出去找它，宁录则被引到了柱厅。十到十五分钟以后，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夹着那只小猫也来到了柱厅。医生一点儿也不喜欢猫，他也不喜欢他特制的礼服上弄得到处都是猫毛，不过最让他讨厌的，是这只小家伙为了摆脱医生那强迫的拥抱而给他留下的条条抓痕！

“啊噢，”医生吸了一下手背上的血痕，叫了一声，“你这个野蛮的小怪兽！好大的胆子！你这个小恶棍！你就是头粗野的不知感恩的小猪！”

有好一阵子医生看起来就像马上要把这只小猫一脚踢飞一样。不过宁录发觉了小猫的危险处境，赶紧一把将它抱了起来。“这个房间还真有鬼魂出没啊，医生，”他解释道，“是格拉德斯通夫人的幽灵。我们还是赶紧换一个房间吧，否则这只小猫永远也没法……呃，没法按照我们的要求安

静下来的。”

于是医生领着他们来到了赤土厅，他现在早已对唐宁街 10 号非常熟悉了。宁录坐在沙发上，怀里还紧紧地抱着布斯贝，并且轻轻地抚摸着这位新结识的猫科小伙伴。

“你能把那个烟灰缸递给我吗？”他对医生说道。

医生把烟灰缸递了过来。

“告诉我，你给首相喝过什么东西吗？比如说一杯水之类的？”

“没有。我为他把过脉——脉搏非常快——我还为他做过血样分析，检查过瞳孔，查过舌像，压测过他颈部的淋巴腺看看它们是否有肿大的迹象。事实上，它们确实肿大了。还有，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在为首相检查了淋巴腺之后，才开始注意到那种硫黄的味道。”

“那是因为淋巴腺是身体的中枢，”宁录说道，“可以说，灯神通常会选择待在那里的。你如果按摩那些腺体，就会挤压出一些首相体内的纯质的硫黄。灯神体内的硫黄含量远远高于世俗之物，我是说，人类。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人类体内平均储存的硫黄仅够熏死一条狗身上的所有跳蚤的话，那么灯神体内平均储存的硫黄，就足够把一头猛犸象身上的跳蚤，全都清理干净。正因为如此，人类身上的硫黄味要远远弱于灯神身上的味道。这是你们人类和我们灯神相比，为数不多的优越处之一。”

宁录之所以把这一切都告诉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并不是因为他想增强医生对灯神的了解——该守口如瓶的事情宁录绝不会吐露半个字的——他只是发现他那深沉而又洪亮的声音，可以很好地安抚那只小猫罢了。宁录希望布斯贝能够松弛下来，这样他才有机会碰到它的胡子。

一只猫通常有二十四根会动的胡须，在鼻子的两侧各有十二根。宁录需要其中的七根来实施驱灵仪式，通常也被称为卡托，虽然仪式本身和猫没什么关系。他绝非一个冷酷的人，他觉得如果运用灯神的魔力强行获得猫的胡须来完成驱灵仪式，那对猫而言实在是太残忍并且不幸了，因为布斯贝看起来必然会拒绝牺牲它的三分之一的胡须。甚至就在和医生谈话的时候，宁录还在考虑如何对即将被偷走胡须的布斯贝进行补偿呢。

“请您原谅我提醒您,阁下,”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不安地瞥了一眼天花板,说道,“不过现在绝不是我们怡然自得的时候啊。首相正要设午宴款待德国总理。所以也许您最好现在就去拜见首相,以便决定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

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他实在不明白宁录为何会把这只猫看得如此重要,尤其是当他们进入了楼上的房间,发现首相正像一个搞恶作剧的女生一样唠叨个不停的时候。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突然意识到,正如他去世的父亲所说的,最好在那些以性情善变著称的神灵对人类做出什么过火的事情以前,好言好语安抚好他们。所以他俯下身去,讨好地补充道:“当然,这也得等您和那只小猫嬉戏够了再说,阁下。”

宁录一言不发,继续在布斯贝的下巴上轻轻地摩挲着。小猫心满意足地发出了咕噜声,过了一会儿,医生发觉自己已经有几分睡眠蒙眬了:宁录与小猫的恬然相处实在是太有感染力,甚至都有几分催眠术的味道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突然被布斯贝发出的一阵女妖般的惨叫声吓得魂不附体,只见布斯贝一下子就蹿上了窗帘,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事儿似的。宁录往烟灰缸里扔进了一些东西,然后迅速起身来到了窗边。

“QWERTYUIOP!”

当看到在这位灯神摊开的手掌上突然冒出了一大盘生鱼片时,医生简直被震惊得快要窒息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只猫会那样做,不过这明显与施展魔力有关。这是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第一次目睹灯神在他的面前施展魔力,真是太让他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了。与此同时,宁录端着那盘鱼来到了窗帘杆的附近,并且向躲在那里避难的布斯贝道起歉来。

“这盘鱼,”医生喘息道,“你把它变出来的。就那么凭空变出来了,不是吗?”

“我想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儿回报,以感谢布斯贝为了这场仪式所做出的贡献,”宁录说道,“不是吗?”他把盘子放到小猫的鼻子下好让它闻到鱼的味道,接着便把盘子放在了地上。

“是的,这一点我非常明白,可是,它会怎么帮助我们呢?”

“它已经帮助我们了。”宁录说着拿起了烟灰缸，向医生展示了一下里面装着的从布斯贝脸上拔下来的七根胡须。“胡须。”似乎是把医生脸上惊愕的表情误会成了一种反对，宁录继续补充道，“别担心，它们会重新长出来的。”他向房门点了点头，“现在，让我们开始行动吧，怎么样？”

宁录慢慢地走进了首相的房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肯尼斯·韦德莫普洱先生，正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头下枕着一个枕头。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金发女士，宁录马上意识到这就是首相夫人，希拉。她双手抱在一起，神色紧张而疲惫，在宁录眼中，她还有点儿发福。在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正坐在椅子上。他猜这应该是首相的小女儿，露辛达。站在她身后的，是首相的新闻秘书，他对沃纳库拉苏瑞亚医生和宁录的到来感到既安慰又懊恼。

“好了，是时候了，”他看了一眼手表，接着怀疑地看了一眼宁录的红外套，补充说道，“你是谁？圣诞老人吗？”

不过首相夫人的态度却是充满了感激和欢迎。她热泪盈眶地紧紧握住了宁录的手，“上帝保佑你的到来，”她说道，“上帝保佑你。”

“请冷静下来，亲爱的女士，”宁录说着使劲儿地闻了一下，“我向你保证，首相先生很快就可以摆脱困境了。”他说着领她离开了床边。

“哦？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首相开口说道——或者说，是现在正躲在首相身体里的年轻的女灯神说话了。宁录对此毫不怀疑。在首相的嘴唇开合之间流露出的硫黄的味道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正要问你同样的问题，”宁录说着坐到了床边，“不过相比之下，我更想知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倒要看一看你打算用怎样无礼的方式来愚弄首相，如果我不是冲着这个才来的，你就把我塞进瓶子里去。①”

“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如果我不想让你看见，你就根本看不见我。”

“我要礼貌地请你离开，现在！”

① 宁录的口头禅。